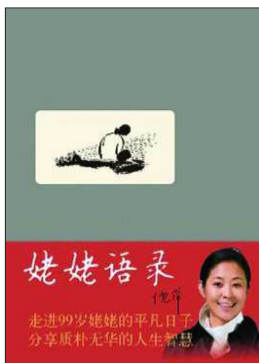


17 多幸福,人也会留有遗憾

著名主持人倪萍感怀五十年与姥姥一起走过的日子



《姥姥语录》

◆出版社:中华书局
◆作者:倪萍

来自著名主持人、演员倪萍心底的一则则姥姥与外孙女之间爱的故事。倪萍带领读者走进她99岁姥姥的平凡生活,追忆与姥姥一起走过的有泪有笑、有滋有味的日子,细述老人生命中的最后乐章,分享她那些看似平常却让人终生受用的生活大智慧。

我真害怕了。姥姥这不是胡言乱语吗?小舅不是死了吗?怎么还到处走啊?

“孩子,你别怕,你这个家你小舅也常来呀。你去过的人民大会堂、中央电视台你小舅都跟着去了。”

姥姥说得怪吓人的。有时我也逗她:“姥姥,今天咱们吃饺子,还不让你小儿子也来吃一碗?”

姥姥笑了:“这个他不稀罕。你小舅当兵的那个长岛,鲍鱼、海参都有的是,他可是吃够了。”

姥姥还真不是吹牛。六岁那年,我曾跟随姥姥坐船去小舅的部队探亲,那个时候的长山列岛真是富裕啊!海是深绿色的,沙滩是褐色的。我们都是用洗脸盆吃鲍鱼,临回家我还带了一大包鲍鱼壳。传说把壳磨成面儿,哪磕了,碰了一抹就好。

姥姥说:“那天咱在倪氏海鲜过生日,你小舅还来了。每道菜他都尝了,这小子有个口福。这孩子还是能吃个咸,那一碗的虾酱都让他吃了。我说躺着嗓子,叫他喝点水,他不喝,倒把那瓶子白酒都喝了。从前你小舅滴酒不沾,喝一口就脸红,这阵儿怎么这么能喝个酒……不学个好!”

了。从前你小舅滴酒不沾,喝一口就脸红,这阵儿怎么这么能喝个酒……不学个好!”

姥姥说得那么具体,跟真的一样,我有些心酸。想想那天姥姥过九十六岁的生日一脸的欢笑,怎么没看出姥姥的异样呢?

倪氏海鲜是北京一家红火的海鲜城。就因为有个倪字,不下一千人问我是不是我开的。我说是,你们只管去吃吧,结账的时候说认识我就不用付钱了,看人家不追出来打你。哈哈,人家老板也姓倪。我哪有那本事,开那么大的饭店?还经营得那么好。名人不是能人啊,职业使之成为名人的人就更没多余的本事了。

倒是因为姓倪,沾了不少倪氏海鲜的光。人家送了一张卡,吃多少都不用花钱,刷卡就行了。我真是很少去,拿着卡就更不好去了。谁的钱也不是海上潮上来的,咱心疼老倪家这“店小二”的不易。

倒是姥姥过生日我厚着脸皮领着一家子十几口人都去了,想到姥姥还能过上几个生日,也就不客气了。老倪家的人真是费心了,

寿桃蒸得那个漂亮,菜那个讲究啊,我都不知说啥好。

只要姥姥高兴,我啥都豁得上。这些年我一直是这样的心愿,尽我所能让姥姥没有遗憾地走。我真是幼稚,“多幸福,人也会留有遗憾的,要不字典里还能有这两个字吗?”

那天生日我提前部署好了,晚辈的第三代每人给姥姥一个红包,里边只装五百元。去年每人是给一千,可姥姥毕竟老了,钱多了到处塞。

结果姥姥拿起红包手一摸随口说出:“嗯,比去年少一半,收成不好。也对呀,庄稼还有大年、小年的。”

我赶紧催大家,“快,每人再加上五百,年年丰收,年年大年!”

姥姥没老啊,一点儿也不糊涂。重新拿上一千元的红包,姥姥高兴了。

我逗姥姥:“你过生日,我小舅给你送红包了吗?”

姥姥说:“他给我的红包当兵那几年就都给齐了。”

是啊,姥姥的日子真正开始富裕就是小舅当兵以后。姥姥从每月

六块钱的战士津贴一直花到五十四块钱的连长工资。

小时候我们都花过小舅的钱。小舅临牺牲的那年夏天还去过青岛我家,按姥姥的说法,他是去和我们告别的。

那时我和哥哥都在上小学,只有晚上放了学才有时间和小舅玩。印象中他也是个孩子,除了笑就是笑。临走他给我和哥哥一人买了一双回力球鞋,高兴得我们呀,每天恨不能抱着鞋睡觉。

鞋还没穿破,小舅就死了。我妈是他的亲人中第一个接到噩耗的。

那些年我家住齐东路派出所院里,半夜有人喊我妈的名字,说部队的人长途。我妈当时腿就软了,十二个台阶怎么也下不去。那年月,只要是长途电话,又是半夜打的,绝对凶多吉少。回来的这十二个台阶更上不了啦,我妈坐在那儿掐自己的腿,是梦吧?

我记得当天夜里我妈就走了,走的时候她只说了一句话:“我可能好几天才回来。”

我妈说她在太平间里见到小舅的时候真想说:“弟弟,你怎么在这儿睡呀,回家吧,妈还等着你呢。”小舅的脸红扑扑的,好像还有血脉。

5 税警总团成了最阔的部队

大,官商勾结、偷税漏税的现象屡禁不止。

针对这种情况,身为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不得不下狠心进行制度改革,搞“大部制”,把原有的三个管理机构合成一个,并开始着手建立直属财政部的税警部队。这就是税警总团的由来。

本来只是一个缉查大队的规模,从理论上来说,职权也仅限于抓私盐贩子和保护盐场。可是在宋子文的领导下,它后来竟然发展到与黄埔军校教导队一个档次了。没办法,谁让人家是财政部长,有钱。

税警总团的军费,是财政部出的,财政部的这笔钱,又是从盐税里拨的。盐税收上来,不管多少,当然得由国家统一调拨,不能财政部自己分配。问题是这笔钱,却是洋人让给的,连老蒋都管不了。

当初孙科之所以下台,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钱,而之所以缺钱,又是因为宋子文不肯帮忙。说起来,这宋家当年真是不得了,除了涌现出两个第一夫人外,作为长子的宋子文也是一个能靠自己混饭吃的牛人。

小宋不仅会收税,还善于向洋

人借钱。人家老外不是傻瓜,可不是凭你点个头,啥个腰,就肯把钱借给你用的。第一要看身份,第二要看素质,第三要看你跟他们说不得得到一起去。这些条件宋子文完全具备,所以他从外国银行借到钱。

借了钱自然要还。政府收上来的盐税,有一部分是专门用来偿还八国银行团借款的。但是这里面实际上存在着猫腻。因为要还的借款不是一点半点,和你交情不好,可以要求限期还清,而如果跟你交情不错,也可以缓一缓,今年还一点,明年还一点。全在老外一句话。

还老外的少了,多出来的部分就顺理成章地拨给税警总团做军费。没多久,税警总团便成了全国最阔的一支部队。起初只有两个团,不过它的团编制很大,一个团相当于别人的两个团。

按说招的人不算少了,可你很难进得去。那会儿不是现在,想参军没准还得开后门。那时候如果不是日子实在过不下去,是没有人愿意主动去干这份高风险工作的。正所谓:好铁不打钉,好男不当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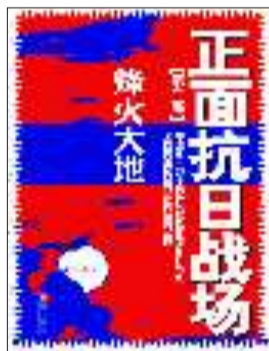
这与我们当时的宿敌日本有较大差距。

在日本,当兵可是个热门专业,称得上是理想与现实的完美结合体,不仅富家子弟要借此光耀门庭,穷人家更把它作为一条理想出路。所以,日本军队里面,不光是军官,甚至连很多士兵都有一定文化(至于他们为什么在中国表现得极其野蛮和无教养,那就是另外一个关于战争如何把人变成兽的话题了)。

等到“二战”结束,这些人甚至都可以回去当导演或者作家。比如那个著名的《东条日记》,如果刨去其中对于残暴和罪行的记述,文笔还是蛮流畅的(原谅我用这个词),而东条郎也只不过是日军中的一个上等兵而已。

文化素质有大小差距,这也是造成中日军队战斗力不同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。须知,打仗不光是勇敢就行,很多时候也是要靠脑子的。

那么,为什么在我们这里,大家都不愿意去当兵呢?很简单,没好处。非但没好处,坏处还多了去了。



《正面抗日战场(二)》

◆出版社:武汉出版社
◆作者:关河五十州

本书以全新的视角纯民间讲述中国正面抗日战场战史,全书以皇姑屯事件和“九一八”事变为发端,以东北沦陷为起点,再现抗战历史背景下,中国社会、军队、人民难以忘怀的风云往事及正面抗日战场上的分离角斗、血雨腥风。

全面揭秘国民党正面抗日战场 解说正面抗战史

3 只要坚持说谎,再坚强的人也会动摇

慕容雪村卧底传销纪实



《中国,少了一味药》

◆出版社:中国和平出版社
◆作者:慕容雪村

本书是作家慕容雪村继《成都,今夜请将我遗忘》后的又一力作,也是他的首部纪实文学作品。慕容雪村记录了23天的卧底传销经历,旨在揭示黑暗传销世界的无知与疯狂。

“我叫郝群,山东人,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,毕业后当过中学教师,后来经商,卖过化妆品,卖过服装,搞过培训,开过广告公司……”

这段话是我编的,本想买个假身份证,可时间来不及,只好用真名。此后的二十多天,我一再重复这段话,最后自己都几乎相信了,连做梦都在给学生上课。以前我很好奇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沉迷传销,后来渐渐明白:原来谎言真有无穷的魔力,只要坚持说谎,天天讲、月月讲、年年讲,再坚强的人也会动摇,再荒唐的事也会变成真理,不仅能骗倒别人,连自己都会信以为真。

去上饶之前,我自恃有点阅历,信誓旦旦地说决不会被洗脑。经过了二十多天的洗礼,我的自信被打垮了,我在里面时间很短,而且时时警惕,可偶尔还是会动摇,有时甚至会暗自思忖:他们说的这么肯定,会不会真有其事?我相信,只要假以时日,把我终日浸泡在谎言之中,听的全是歪理邪说,见的全是职业说谎家,我肯定也会动摇以至相信,

如果时间够长,在这个完全与世隔绝的谎言之国,我肯定也会变成一个狂热的传销徒。

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下午,南昌的朋友派了一辆车,送我和小庞到江西新余(怕传销团伙起疑,我们没敢说坐飞机,声称坐的是三亚到上海途经上饶的K512次火车,这班车不过南昌,只能到新余乘车)。开车的柳师父很健谈,说他有一次被朋友拉去听一堂直销课,听到中午十二点,他说饿了,要吃饭,朋友不让,说课还没说完,先唱歌,唱着歌就不饿了。柳师父大怒:“这他妈的算什么事?不正常嘛!唱歌能当饭吃?”

此后的二十多天,当我饿得头晕眼花时,无所事事地闲逛时,躺在狭窄的床上不敢翻身时,我都会想起柳师父的这句话。这是最朴素的道理,也是最重要的:饿了要吃饭。我在上饶见过六十多人,有一些算得上阅历丰富,有一个还是大学生,他们了解历史掌故,精通各种深奥的理论,却唯独不懂这个:饿了要吃饭。

上火车之前,我和小庞去酒店

开了一间房,把可能遭遇的情况都想了一遍,逐一设计台词。怕暴露身份,我没敢带自己的手机,为此专门编了一段:

我扮演传销者:你这个朋友不是老板吗?怎么连个手机都没有?

小庞回答:哦,他的手机在火车上被人偷了。

我皱眉:你们两个大活人,连个手机都看不住?在哪里被偷的?

小庞:具体说不清楚,我记得到广州之前他还打过电话,过了广州站就发现手机没了。

我:那你们没报警?

小庞:找过乘警,乘警说没办法,广州站上下车的人太多,没法追查。

后来有朋友问我:“你没受过专门训练,居然在里边潜伏二十多天都没暴露,怎么做到的?”我得意洋洋地夸口:“其实一点都不难,只要事事留心,肯定能心想事成。举个例子:我虽然不是坐火车去的,可那班火车经过的每个站我都能背下来,怎么样,像个真正的卧底吧?”

这当然是吹牛,我确实做了很

多准备,可远远不够周详,有两次差点就露馅了,不过每次都有惊无险,侥幸逃过。

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凌晨一点,我和小庞抵达上饶。天很冷,夜很黑,火车站的墙上贴着反传销的标语:严厉打击各种传销和变相传销行为!根据我的经验,凡是严厉打击的,一定是泛滥成灾的。严打“双抢”的地方,多半都在城乡接合部;严打卖淫嫖娼的地方,不是酒店,就是发廊街。

事实证明,我的猜想果然没错,在上饶市信州区,每天来来往往的行人中,有相当一部分都是传销者。在传销术语中,一个团伙就是一个“体系”,除了我所在的“本系”,还有数目不详的“旁系”、“友系”、“别系”,一个体系最少一百人,最保守的估计,活跃在上饶市区的传销者也不会低于千人。

小庞说会有两个人来接我们,一个就是小琳,另一个称为“嫂子”。看得出来,他是真被小琳迷住了,一提起她就眉开眼笑,手舞之,足蹈之,一副乐不可支的模样。我不由得担心起来,想这小子该不会见色忘友吧,万一他把我卖了怎么办?